草木散记

一边园花，一边野卉

何 频

郑州是哪一回举办的“上合组织峰会”？查我的记事吧，东西太乱，不好找。即用手机检索，倏忽就跳出“2015年12月中旬”。

是的，是的，是那时节。

每年吧，每年冬至开始数九，这时候郑州常常上冻，天已经很冷了。可是，就是那一年的冬天，从欢迎“上合组织峰会”开始，郑州的街头饰景，街心花坛里不仅仅是月季花一枝独秀了。《广东新语》里屈大均说，月季又名月贵。于是每年元旦，偶尔我画一枝当院开花的月季花，跋语爱题：“雪里月贵已跨年”。现在，我先按下月季花这木本的花卉不说，专说说郑州冬季时兴的草本花卉。

就是那一次，借着欢迎外宾，虽然是深冬了，可郑州开始在新区的地标“大玉米”周围，饰景造景。主会场外边的广场和进出广场的通道两边，一边大量搬运和堆砌现成的盆景花卉，造高大洋气的中央花坛，造重重叠叠的花门廊与花连环；一边又开始在连绵不断的街心花坛里，铺地栽花，栽种羽衣甘蓝、串红、金盏菊和三色堇等等。三色堇又名猴面花，花里有花，复色重彩，形似猴子和狸猫顽皮而娇憨的面容，黄花白花紫蓝花，彩色三色堇交织开花了，五光十色颇魅人。但是，冬天的郑州之前没有露天的三色堇。以前，省会郑州过元旦过春节的时候，只是在三大公园和某些大单位的门口，造景扮绿，弄一片盆栽的羽衣甘蓝和红菁苋菜等等，间或有塑料的梅花与桃花，仿佛人脸上抹点胭脂，画龙点睛式图个喜气而已。而完全把应季开花的花草如三色堇，寒冬腊月里逆势栽种在街心花坛的土地上，这防冻防板结就是个大问题。不要紧，眼下工人将黄土大量掺了为种花而特制的复合营养土，一车接着一车，像运送猪饲料一般源源不断运过来，去掉旧土换新土，使原本不适宜养育冬花的土壤脱胎换骨了。具体说来，这项工作就是从2015年这一年的12月半开始的。三色堇由此填补了郑州冬季露天草花饰景的空白。说来也怪，那一年是个暖冬，这一茬三色堇挺给力，竟然绵延到春节元宵节春暖花开以后，真让人皆大欢喜。

所谓四季有花，曾经是黄河边的郑州人之久远的愿景。新世纪以来，冬天的木本花卉，有月季、蜡梅、枇杷、山玉兰等等，冬花不凋变成现实。可得寸进尺的人们，还追求四季有花的立体效果，于是，草花首选三色堇，旗开得胜。这么一来，四季有花之草花——冬季有三色堇和金盏菊、羽衣甘蓝，羽衣甘蓝又名叶牡丹；春季是雏菊、矮牵牛、瓜叶菊、二月兰、鸢尾花和景天长寿花等等；夏季，入夏更是百花齐放，多姿多彩，芍药、荷包牡丹、紫马鞭草、风雨兰和萱草、射干、洋马齿菜等，特别是洋菊多种，黑心菊、麦秆菊、波斯菊、大丽菊、百日菊、日光菊、茼蒿菊、万寿菊、矢车菊、金鸡菊、硫磺菊……般般样样，不胜枚举，极大更新了秋天菊花开的传统印象；秋季不用说了，鸡冠花、老少年、美人蕉、江西蜡、四季海棠……一岁秋光花最丽也。四季有花——还没有几年时间，那年我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见到的冬日街花，活灵活现变戏法一样，且像阿拉伯神话里的那片飞毯，转眼就到了家门口。四季有花——各个街道和大小广场，绿地饰边随时镶嵌草花，好比美人的衣服——晚礼服和连衣裙那精巧的花边。我们的城市，仿佛每天都在举办着奥运会、世博会和进博会，树花和街心草花，随心所欲任性而缤纷地开放；仿佛有无数的少年儿童和青年，双手举着五颜六色的调色板，出其不意地变换着花样，组成形形色色美丽的图案。花啊花，城市不停地换花，变换着花品种，鲜花与草花驱走了冬霾里的些许忧郁，让我们无法不心花怒放，笑逐颜开。

城市植绿不停，种树栽花，一年年快马加鞭。郑州冬天的绿树常青树和绿栽，仅仅我家所在的院子里，略微数一数，已经超过二十多种了。差不多二十年前，单位盖小区，新家刚搬到这里的时候，冬天光秃秃的。这里还是郊区农村，连着后来变脸为森林公园的国营林场，同时，这一带也多有部门新办的中专和职业学校。现在这里华丽转身，邻着纵横交织的环道高架和地铁，鳞次栉比有万达广场、丹尼斯和大商的大型商场，俨然已经是红尘滚滚的热闹市区了。我家门口，学校更多了。大学、职业学院、中专和中小学、幼儿园一应俱全。只不过百步的距离，我过了路口就是一所大学校园——原来一个带农字头的大专，前几年与另外的学校合并升本，冠名为时髦的经济学院。目前两万多人的办学规模，分为三个校区，外面新区有两个，专科原址继续办学。这情况，和不少老牌子的高等院校发展路径与现状都差不多。

别急，我不会说跑题。要说的就是该校老校园里的大操场——说是足球场也可以。尽管多年来各级各类学校，争着评估上台阶，美化校园和翻新操场、运动场，千校一面的塑胶跑道是当头炮。但这个学校不失初心，因为与农业农村有关，学校老一代的教职工农林情结重，家属区与校园又紧密相连，包括原来的领导在内，不怕背上“土老帽”的名义，执意保留了这个大操场的原始风貌——黄土土地操场，保存着它的原生态和接地气。遇到举办春秋两季运动会的时候，还需要师生一道拿白灰临时画圈画界限。学校自然也有水泥地皮的篮球场和网球场，室内体育场等等。

这别样的一块黄土地大操场，也是野草和杂草的特区。草是一岁一枯荣的，冬天和早春时候我不说，你也不难想象那荒寒的景象。刻下人们好热闹，咱们从热烈奔放的夏天开始吧——因为是足球场，学校没有引种洋草皮，而是刻意让本地的野草牛筋草，土名也叫疙疤皮和蟋蟀草的，任性生长。这东西是天然的绿色草皮，很强势很霸道的，如铺绿毡子、结茧子一样，很快就铺天盖地地独霸了场面。

包括牛筋草在内，禾本科杂草是个大家族。

单说禾本科，由春入夏的杂草，牛筋草、狗尾草和稗子草，这三种野草，是夏季大操场翻腾绿色波浪的主力军，与黄河两岸大田里外的野生杂草步调一致。我对照手边的也有该校教师参编的《河南农田杂草志》，其中将杂草分为麦田杂草、秋田杂草、稻田杂草和果园杂草四大部分。禾本科一共有82种，从第一种虎尾草开始，到第八十二种白羊草结束，1991年出版的这本书，难得的一部奇书，把中原地区的杂草算是一网打尽了吧！虽然它没有涉及近三十年来的外来杂草。有趣有意思的就在于，这么多的杂草，几乎多如牛毛，竟然绝大多数在这个牛筋草称霸天下的大操场上，形形色色都有其存在。听我慢慢说——

牛筋草既然打了底，那有矛有盾，有龙虎，有门下走，也就织就了一方温床，宜于各种杂草搭车生长。禾本科的狗尾草，诗曰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”。地不分南北，地球人都知道的，它别名谷莠子。顾名思义，古代的粟，北方人曾经的主粮，脱了皮曰小米者，就是从它优化而来的。河南人特别是我的老家，总叫它汪汪狗。当年在山里给生产队割草计工分，遇到成片而齐腰深的汪汪狗，那算运气好，既好收割又压秤有分量，且牛马爱吃。每到汪汪狗吐穗的时候，人们自己也心花怒放，都会下意识地薅一把路边的汪汪狗扎成玩具耍。既然它属于秋田杂草，我自认为对汪汪狗很熟悉，想当然它是夏热天才吐穗开花的。料不到狗尾草很调皮，原先我在《看草》里，阳历6月末记录狗尾草开花觉得早，并画了我认为早开花的狗尾草。而这两年，眼见的面前这个大操场上，五一前后，年年都有狗尾草开花，比我原先的记录，早了一个半月也不止。五一前后，河南人要点种植玉米和早花生的，而气候暖化条件里的狗尾草，开花也大大提前了！如果发微信朋友圈，非要连加几个“呲牙”的表情包不可。大操场上的狗尾草，不仅有提前的，也有延后的，最晚在霜降前后，它竟然还有出苗开花的。

狗尾草自己也丰富多样，比我在老家时候见的多得多。狗尾草里的大谷草，模样简直与谷子差不多。而大谷草与狼尾草，我到现在也分不太清。正常时序的狗尾草开花，嫩花青绿色，逐渐花穗伸长结籽，绿色变淡，老了则色变白老，入秋而枯老枯干了。可是，盛夏入伏以后才出苗的狗尾草，有一种数量不大，开红花的狗尾草。立秋前后出生的狗尾草，名叫金狗尾者，其草莛和花穗都秀气一些略长一些。有道是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。金狗尾开花吐穗之际，偶有凉风吹过地面，天空应时出现了巧云走兽云，一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翻版作个蹩脚的比喻，我曰“秋动麻雀先聚堆”。——一生为了口腹之欲，仿佛只是为吃食而活着的麻雀，我们叫它小虫的，每年从金狗尾开花时，开始大群聚集到这里觅食啄食，以各种各样杂草的籽实为食，早早开始为过冬聚集身体的能量。这一刻，学校放暑假还没有开学，大操场杂草深密，一派风吹稻浪，兔走鹘落的苍茫情景。说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太夸张，我倒是常常会想起湖北老画家汤文选，曾经为京西宾馆所绘制的大幅《群雀图》，雀儿飞起来一波三折的，望之颇为不可一世。快要到中秋节的时候，每年秋季开学在即，工人用机器来回割草，但是没两天仿佛翻了个身，牛筋草和狗尾草不屈不挠再生长，新苗新颜色，戴胜鸟又名凤头鸠，鸟妈妈总要带着五六只鸟雏儿，排成一行，在尺把高的草皮和新草里雄赳赳地走步兼练翅，酷似动画片里，儿童团扛着红缨枪机警地穿行在对敌斗争的青纱帐里。

远不止禾本科杂草。夏天的大操场，典型的还有蒺藜、马齿菜、酸浆草和翻白草，四种都是开小黄花的野草，你争我抢很茂密地生长。马齿菜马齿苋，精巧的小黄花仿佛眨巴着小眼睛，是仙人掌开花的微型版。蒺藜、酸浆草和翻白草，各个小花五片一轮，难分仲伯。蒺藜也有大名堂，它匍匐伸茎，自我为圆心四面生长，最长可达一米开外。而且，它的叶子和含羞草、马齿苋一样，夜来自动收缩。《诗经》之《鄘风·墙有茨》：“墙有茨，不可埽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丑也……”手边放着几本注《诗经》的书，河南大学老辈教授华钟彦之子，华锋挑头编撰的《诗经铨译》离我电脑最近，顺手翻开，《墙有茨》的内涵，演绎的是卫宣公身后，其妻宣姜与庶子公子顽私通的桥段。三段内容，白话如是：

墙上长蒺藜，扫也扫不完。宫中男女事，最好莫论谈。如若说这事，实在是丢脸。

墙上长蒺藜，拔也拔不完。宫中男女事，最好莫详谈。如若详细说，丑事难讲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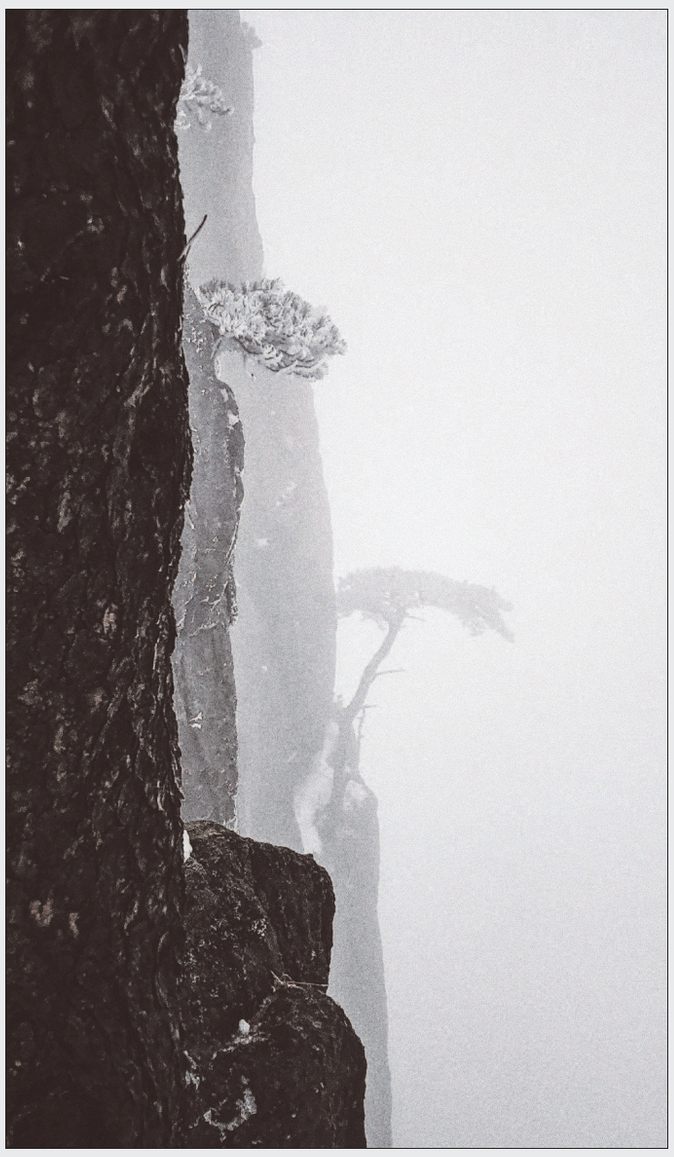
墙上长蒺藜，捆也捆不完。宫中男女事，最好莫宣传。一旦传出去，实在是丢脸。

杂草野草，又是本草，入手皆是治病的草药。民间说一个关于蒺藜结籽的土单验方——采摘硬老成熟的蒺藜籽，不规则满身长刺的蒺藜籽，家里小儿女有风热出水痘者，流脓不止而水泡乱生乱抓痒，不要紧！将蒺藜籽和蒲公英的根，一起煮水喝，喝不了几次就万事大吉。草民百姓，老百姓只讲实用和管用的。

特别诡异而好玩的是，杂草出牌，每年生长完全没有主题，一点也不受约束——今年主题是蒺藜和翻白草，以这两种杂草密集出生居多，但是，明年或许就是萹蓄和粉枝蓼了，后年是野苋菜和灰灰菜……神出鬼没的，总之让人猜不透，让你好奇没个完。你带本旧年日本人注《诗经》的《毛诗品物图考》来吧，捧着书再看草，一准让你一连声尖叫“我受不了!”是的，杂草与看草识草，这分明是个大坑和无底洞，早就不知道一路上淹没了几多人。就是当下很煽情的英国人写的《杂草的故事》，日本人写的《杂草记》，和台湾丘彦明及刘克襄等人的草木园蔬杂记等等，加起来也没有离我最近的这个大操场迷人蛊惑人。

理论是灰色的，而生命之树常青。现成的草木之书，包括诗的刻画与描写，同样也是灰色的。在这个旧式的黄土大操场面前，我深感自然是不可方物的！

2018年，年末于甘草居



笔会

始信峰观崖壁间雪松

（摄影）

王叔重

黄山赏雪记

王叔重

黄山的雪景，我是期待很久了。前段时间黄山首游归来后，便计划着再次支策而往。但未曾想，再来时竟饱览了黄山今冬第一场雪。

2018年12月7日上午，屯溪潘建华兄微信发来黄山雪后照片，皑皑白雪，惹人向往。我便四处托人打听是否可以上山。

8日，黄山市里雨夹雪，山上积雪不化。而清晨的上海，一如寻常的冬日。上午先去正举办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的上海博物馆，听徐建融老师关于董其昌的讲座。讲座在看不到外面世界的地下一层报告厅举行。待到讲座结束，走出博物馆的时候，众人才发现天空飘起了大雪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喜，让我遏止不住对黄山雪景的各种遐想。

董其昌曾言：“以自然之蹊径论，则画不如山水；以笔墨之精妙论，则山水绝不如画。”但此时的我却想着袁中郎所说的“常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”之三的“游非其时，或花落山枯”。在我而言，此时黄山的风景，再笔墨精妙的画都是绝不如其自然蹊径的山水的。

9日上午，邀约余可弟驱车而往。路经浙江、安徽路段皆大雪盖地，至汤口黄山脚下南大门时已傍晚。夜间寒气逼人，在旅社中拟弘仁文殊院旧稿而画就小幅黄山雪景，为明日登山鼓气。

10日晨，初未雨，徒步至南大门，为第一拨游客。待摆渡车至时，山下雨渐起。

自慈光阁徒步登山，游人少，翻以为快。不多时，大雨夹雪，以面受雨，身心疲惫。看到天都峰以下积雪陆续融化，更是心中叹惋，害怕遇上“游非其时”的“大败兴事”。天都峰因大雪封山，不能攀登。纷纷山雨中大雾弥漫，虽爬至最佳观天都峰处——蒲团石上，却不见雪后峰峦，来前的各种遐想顿时落空。好在沿蒲团石绕至蓬莱三岛，眼前出现了奇观。大雨虽不止，而此处积雪却不动声色地伏在岩上、树上，与天都峰前景截然不同。挂壁植被皆为积雪所盖，近观之才发现为松树，而远望似如海底珊瑚世界，只是颜色尽白罢了。山中除陡壁处皆为积雪所盖，世界颠倒了黑白。此时的蓬莱三岛，真如仙境。绕过迎客松和玉屏峰，至大雾弥漫的莲花峰脚下，此为黄山三十六峰最高峰，至今已封山五年，明年四月始对外开放。前方之百步云梯因陡峭路滑而封锁，我们从莲蕊峰绕道经鳌鱼洞，来到我们夜宿的白云宾馆。时已近下午三时，大雨未止，全身湿透。略作休息，我们再绕至西海大峡谷口，沿路矗立着株株白雪覆盖的松树。

11日。晨起时已七时余，雨停了。我们途经光明顶、飞来石、排云亭宾馆，再往西海宾馆、北海宾馆、狮林大酒店，登狮子峰，转道再至始信峰、石笋矶观台及白鹅峰而返。夜宿狮林大酒店，因此地松林壮观，雾中观之，非他处所及。

是日虽无雨雪，却终日大雾缭绕，几不见远景。同行多摄影者，皆曰明日放晴，会现雨雪晴后难得一见的云海。遂再留一日，以验虚实。

12日。晨起，天大晴。我们先登至狮子峰清凉台，已见云海脚下流，对面驼背峰、上升峰、十八罗汉朝南海及石笋矶下诸峰时隐时现在云海之中，甚为壮观。再登至狮子峰最高处石猴观海，更显云海之变幻莫测。叹赏之余，我们沿昨日来时路返回至排云亭，此处最宜观西海大峡谷诸峰云海之胜。大峡谷虽因雪而关闭，未能深入谷底，但自排云亭及稍后我们攀登上的丹霞峰顶远眺，气象万千尽收眼底。沿着排云亭往谷底方向，还有松林峰。此处雪松之胜，尤在于远而望之，万千松树银装素裹，一片晶莹世界。玩味良久而不忍归，时已过午后矣。我们沿原路返回，上丹霞峰，再经妙笔生花处，而达始信峰。今日的始信峰，绝不同于昨天。天朗气清，始信峰尽显峥嵘，登至其顶，四周峰峦亦历历在前，而云海翻荡，飘摇而来，分片而灭。众人一路称赏，徘徊久之，四时许方绕道至白鹅岭，坐索道下山。至沪已子时矣。

昔日曾读张裕钊《北山独游记》，其中慨言：“天下辽远殊绝之境，非先蔽志而独决于一往，不以倦而惑而惧而止者，有能诣其极者乎？”与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所论之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”相合。黄山归来久久回味，幸自己能独决一往，更赖自己倦后而能不惑不惧，才能尽享黄山阴雨风雪之后的种种奇观。

归来翻阅袁中郎文集，谈及观山玩水之乐，“如食荔枝，中边皆甜，快活无量”，俏皮而又耳目一新，精辟极也！恰似此时的我，虽然疲惫不堪，却也快然自足，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感受。

读《世说新语校笺》漫录

杨 焄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表彰《世说新语》一书，“记言则玄远冷俊，记行则高简瑰奇，下至缪惑，亦资一笑”（见第七篇《〈世说新语〉与其前后》），尽管历来都备受推崇，可书中留存的讹误疑难依然不少。近年来召集诸生研读讨论，比勘参证过不少近现代学人的研究，徐震堮先生所撰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（中华书局1984年）便是其中之一。一方面，固然因为作者晚年写定此书时曾得到门下诸多弟子的襄助，而其中有不少位都是我所熟识敬重的师长，所以在阅读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；另一方面，若论其渊综广博，此书虽较别家稍有逊色，但独具清通简要之长，而某些细节更是能发覆起潜，言人所未言。

徐先生早年还编选过一本《汉魏六朝小说选》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），“主要的来源是《世说新语》”，原因就在于该书“无论从作品的意义说，或从文字的隽洁说，在汉魏六朝中是应当首屈一指的”（见该书《前言》）。虽说只是供初学者披览的普及读物，注释力求简明扼要，但也融入不少个人心得，不妨视其为《世说新语校笺》的雏形。比如《文学》篇中有一则，讲述西晋文士左思的《三都赋》不为世人所重，乃恳请名士皇甫谧为其撰序，于是先前的批评者转而称赞不已。梁代刘孝标在为《世说》作注时对此事真伪提出质疑，认为“皇甫谧西州高士”，“非思伦匹”，所谓的序言“皆思自为，欲重其文，故假时人名姓也”，意即左思家世寒微，与出身世族的皇甫谧无由交接过从，《三都赋序》当出于左思自撰而假托作者。可是稍后昭明太子萧统编定《文选》，依然选录了署名为皇甫谧的《三都赋序》。唐人在纂修《晋书》时，也同样认为“安定皇甫谧有高誉，思造而示之。谧称善，为其赋序”（见《左思传》）。究其原委，恐怕是因为刘孝标所论虽言之成理，但毕竟缺少确凿无疑的证据。《汉魏六朝小说选》在选录此篇时附有按语，根据《晋书》所述另一位作家陆机听闻左思准备撰写《三都赋》，遂予以讥讽嘲笑的记载，认为“陆机入洛在晋武帝太康之末，那时赋尚未成，而皇甫谧早在太康三年死去。所以刘孝标注以为序是左思自己做的，假托时人姓名，来抬高自己文章的声价”，通过对时间先后的排比分析，进一步证成刘孝标的推测。徐先生曾发表过一篇《世说新语札记》（载1948年《浙江学报》第二卷第二期），意在“取诸史比勘，疏记异同”，其中有一条已经提到“二陆入洛，在太康之末，赋尚未成。皇甫士安卒于太康三年，安能为思赋作序”。他在编选注释时所加的那则按语，毫无疑问即源于此前对史料所做的辛勤爬梳，而最终完成的《世说新语校笺》在此也相沿未改，认定“孝标之言，盖得其实”。

如果将《汉魏六朝小说选》与《世说新语校笺》的相关部分加以比对，更能看出作者在治学时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。例如《政事》篇有一则，提到东晋名将陶侃出任荆州刺史时曾命令属下收集、贮藏木屑，众人起初都不明其用意，“后正会，值积雪始晴，听事前除雪后犹湿，于是悉用木屑覆之，都无所妨”，终于物尽其用，变废为宝。文中“正会”一语似乎寻常无奇，《汉魏六朝小说选》中便径直注作“元旦集会”，不过到了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中却改释为“正旦大会僚属”，虽然语焉未详，甚至略嫌费解，实则更为贴切准确，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张永言主编的《世说新语辞典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）便将“正会”释为“皇帝（或封疆大吏）正月初一朝会群臣（或僚属）”，而在该书所附《主要参考书目》中，徐氏《校笺》赫然位列群书之首。吴金华的《世说新语考释》（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）也称许《校笺》所言甚是，并在此基础上详加疏释，指出“‘正会’是每年正月初一举行贺仪的例会。‘正’指正月初一，‘会’指君臣聚会；这种君臣之会分别在中央和地方同时举行。……本文所讲的‘正会’，则是在荆州刺史陶侃公府厅事举行的，这是州下僚属向最高长官朝贺的大会”。由此可见徐氏在推求文义时的精审，而《校笺》所述要言不烦，也足资寻绎参酌。

徐震堮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首批六位文科博士生导师中的一位，还出任过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首任所长。可屈指算来，毕生的学术著述其实寥寥无几。不过正是在这样优游不迫却又严谨笃实的心态下，他才能沉潜往复，从容含玩，精心结撰出《世说新语校笺》这样足堪传世的佳著。然此可为知者道，难为俗人言。在急功近利而又好大喜功的世情侵扰之下，这样的古风逸韵大概只能让后人徒增叹惋了。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